

夢魘

「他常常想著：

每天傍晚，我是個駛著夕陽回家的人。」

縱天程

抬起了包袱爬上破舊的公路車上；司機和車掌也都懶洋洋的，就像這秋日的陽光。幾個山人圍在一角正噁哩咕嚕的談的起勁，空氣中飄來陣陣的酒味和濃濃的煙草味。距離開車的時間還有二十多分鐘，他側了一下身子，從袋裏掏出了一根煙，燃著了一根火柴，像往常一樣，手指頭已經感覺到火的炙燙了才不慌不忙的點著了煙。隨著斜拋出去的火星，他向梨山投下了最後的一瞥。

x x x x x

耳旁又響起了孫胖的聲音。「喂，老怪！老怪！」

「有屁快放。」他不耐煩的說。

「唉，不是我說你，你這種鬼脾氣把活人都給氣死了；虧得我孫胖度量大

。你說，班上同學那個人還把你當人看？」一肚子嘍騷都傾了出來。

是的，也苦了胖子人善。當初搬出來住時，一個人住不起，班上又沒那個人跟他有交情，只有孫胖平日還把他當個人看，就湊和著和他住在一塊。

「好，好，我又錯了。」語氣一軟。

「說真的，大學四年一眨眼也就過去了，四年來班上有個什麼活動之類的，你也從來沒理過。除了上課偶而還見到你外，班上早不當有你這怪人存在了。畢業旅行是班上的最後一次活動，你總該參加了吧！留點東西日後回憶也好？」

「就讓他們不當有我這個人存在好了。跟他們去畢業旅行，我他媽的寧可一個人跑山裏去住。」他就這樣真的跑到梨山來住了一個禮拜。

x x x x x

車身突然來的一陣恍動，伴著引擎幾聲無力的呻吟之後，車子滑入了公路。角落裏幾個山地人的聲音仍在空氣中吵鬧著。

x x x x x

梨山的這一星期是枯燥無味的一段日子。不過他仍然以完成一種任務的心情度他的日子。攀廬山耗去他一天的時間，在碧湖旁消磨了兩天；山就是山，水就是水，走遍了天下，也看不出有何不同？他不喜歡山和水，就如同他不喜歡每一個人。山不是永恒不變的，地震、爆炸，都會使它變形而留下一些破壞後的痕跡。更使他難以忍受的是「山崩」，這是一種徹底的投降，十足的弱者作風。水只是柔弱的代稱，永遠依著地形而變，沒有主張，沒有獨立的能力。

雖然孫胖也曾爲此和他辯了一夜，說他不瞭解山是多麼的堅強，水在無形中隱藏著多大的耐力。山是多麼的堅強，水在無形中隱藏著多大的耐力。孫胖認爲包含、容忍才是真正強者的表現，這種論調他根本就聽不入耳。在一陣激烈的爭吵之後，孫胖也就唯唯諾諾的屈服了。孫胖就是這麼一個典型的「山水」人物。

車子在一個大轉彎之後，捲起一野黃沙，他慌忙的將車窗關上，同時換了一個舒適的姿勢。

他暗暗的爲自己完成了另一項「磨鍊」而得意。這段獨居的日子是他塑造自己成堅強的另一步。遠離那些無知的人羣，獨自忍受，也可說是享受完全孤獨的痛苦和寂寞的滋味。讓不耐、浮躁、不安和侷促的感覺鞭笞著自己，然後再將它們踐踏於脚下。

他第一次享受到沈迷於這種痛苦滋味中的樂趣，是在他十二歲那一年的冬天。他父親死於肺癌。圍觀親友的唏噓伴著母親底輕啼，父親蒼白的神色及失去往日光采的眼眸，給予他莫大的恐慌。不知是煨煨的煙香刺得他淚珠子滿眼眶，亦或是這種徬徨不知所措的感覺令他慌得要哭。

親友堆中有人語：「可憐這孩子，從今後要負起大擔子哩。小小年紀尚不知悲哀爲何物？這家子如何是好？」

一陣愉悅的戰抖閃過全身，又略有犯罪感的慌忙將神色隱藏定。他藉扶持母親來帶過這種戰抖的感覺，心中暗自得意，從今後沒有父親的皮鞭子，也不會再有同學笑有個當工友的父親了，更高興的是自己是一家之主了，挑大擔子哩。

「瞧這個孩子多麼堅強，多麼勇敢，誰說他不懂事？」
一陣更大的戰抖傳遍了他的身子，他牢記住了「堅強」兩個字。

車子徐徐停下，司機下車向兩個提著篋筐的山胞買了兩個水蜜桃，吸食著一邊發動了車子。他又斜過身子燃著了另一根煙。

他在父親逝後兩個月抽了他的第一根煙。滿口的辛辣和嗆人的濃煙，他實在感覺不出什麼樂趣。唯一的快樂來自精神上的感覺，他以爲自己又向著成熟邁近了一步。爾後，他喜於自己解決一切事。他觀察、學習，越來越遠離了人羣。

他不喜歡被干預，他討厭「朋友」這字眼。他時常爲自己製造許多精神上的紛擾與肉體上的痛苦。他稱這些是「磨鍊」。他塑造自己成一個冷酷的人，而他自己也越發的迷戀著自己的冷酷。對於加諸自己精神及肉體上的痛苦裏，他意外的發現了某種快感，說不出的。

人總有喜憎的分野，對於憎恨、厭惡的事避之唯恐不及。因此逢上了這種場面便以逃避爲對策。躲不過了，堅強的人便能處之泰然，弱者則一蹶不起。痛苦、傷害是人人所厭惡的，世界上有多少人被各種的痛苦和傷害所擊倒。他們都只知逃避，但是他却發現他在接受每一種痛苦的洗禮之後，他却會莫明的產生一種樂趣。因此他不再逃避痛苦，他以追求它爲樂。而且在一次次的痛苦之後，他有逐漸趨向堅強及成熟的感覺。

「堅強及成熟。」他低吟著。

車子到了一不知名的小站，上來了一個山姑，抱著個嬰兒。山地人的輪廓分外明顯，高挺的鼻尖，深陷的雙眸增添了幾分俏麗。

彷彿中他又看見了那女孩，也是這麼個模樣。帶著笑意的雙唇常散發著青春的氣息。他第一次見到她時就知道，整個的這件事情是他所計劃中的一部份。他很冷靜的看著她一步一步的照著他所想的做下去，他在其中嚐到了「主宰」的滋味。

他是個極爲自傲的人，他不願在「男女遊戲」中扮演著主動的角色。由於過多的計劃及審慎的思索，他也儼然成了愛情遊戲的老手，對於他所沒有把握的部份，他總能巧妙的掩蓋住了他的笨拙。

當他進入她的身體後，他竟然冷靜的連自己也頗覺得意外。他對於整個經過感到奇怪的順利。而他自覺得真有如最佳的演員，不！是最佳的導演！

對於他自己意外的冷靜而絲毫體會不出一點快感，心裏總覺得悵然。

「你總是給人邪惡的感覺。明知自己是撲火的燈蛾，可是又忍不住焚燒的誘惑。」她說話時掩不住臉上的倦態，怨恨的眼神中閃過一絲蒼白。

「妳失去的就是妳得到的，有什麼好埋怨的？」他仍是那股不馴的態度。

「你得到了什麼？你又失去了什麼？若你有所得的話，只令你心中的那股邪惡得到了滿足。而一隻焚了雙翅的可憐飛蛾能得到什麼？」她的語氣咄咄逼人，給予他極大的挑戰意味。

「在蛾的世界裏，生命並不代表任何價值。伸展的翅羽若只為送它達到焚燬的境界，則焚去雙翅的蛾應該高興的展露它的焚傷。難道一個人會爲了穿破了一雙鞋子而責備他的雙腳嗎？」他對自己的這一段回答頗有些自滿。

「在還沒接受懲罰前，人總是不明白自己犯的罪有多嚴重。災禍降臨之後，自贖也不過是一種欺騙自己的手段。」她的眼神凝望著遙遠的地方。他看到的地彷彿只有空洞的兩個眼眶，他突然的沒話說了。他覺得自己堅強的牆在崩潰。

x x x x x

車頭突然轉向了南，耀眼的陽光洒滿了他全身。他的眼睛覺得不太舒服。望了望窗外黃澄澄的山野，他自言自語：「向晚時分，我將駛著夕陽歸向城市。」

x x x x x

在陽光下，他還克制的住一個人處在山裏的那股落寞。但是，在夜晚他總是儘量留在青年自助社裏，藏在燈光下，側身在有人的地方；燈光驅散了令他心慌的黑暗，人聲也會帶給他一些溫暖。雖然有了語言的隔閡，可是山地人的熱情却是他在都市裏所覓不到的。他心裏對著自己堅強的牆總有些說不出的懷疑。他依自己的藍圖築了這牆，但是他就是不能全心全意的信任它。

在山裏的七天，他想了很多事情。這些事情都是他平常所不願去深究的。可是人一閒下來，千百件事就像蛆一樣滋生了起來，在他的腦子裏蠕動。很多沒有答案的問題逼的他很煩。七天一到他就忙著逃回城市去。他不知究竟是已將那些不耐、浮躁、不安的感覺踐踏於腳下，亦或是他匍伏於地上被鞭打著。他真的不知道了。

這種感覺很奇怪。那天在校園裏獨自坐著時，總覺得在某個角落裏有雙眼睛在凝視。突然一回頭，他發現了一雙炯炯有神的眼光一直看進他的心裏。他想想，可是發不出一點聲音。他和那道眼光對峙了不知有多久？他覺得有半個世紀那麼長。最後他屈服似的避開了頭，心裏很慌，他不知究竟是畜生，亦或那條狗是畜生。他不敢想。

x x x x x

司機一煞車，老舊的車身發出不支的嘎嘎聲。土龍？一個不知名的小站。路旁幾座破舊的工寮似的茅屋，一塊年代已久的牌子上面，白底紅漆，斑斑駁駁的寫著幾個大字——榮民工程大隊第九支隊。茅屋裏陰森森的，一個連陽光也不屑照顧的地方。

七、八個上了年紀的榮民，正三三兩兩的捧著飯盒迎著西斜的陽光，或坐或臥的享用著晚飯。是該用晚餐的時候了，山裏天黑得早，雖然才下午四點左右，山谷裏已冒出了幾條炊煙。

不遠的樹腳下坐著一個老頭子，看他的年紀少說也有六十出頭了。不知有什麼特別之處，這個老者特別吸引住他。

常常遭受日晒的面孔顯得特別黑，臉上的皺紋刻著歲月的每一筆。只剩下幾顆稀疏的牙齒，每一張嘴就孤伶伶的展示了出來。

老頭正聚精灌神吃著，撥動兩隻筷子夾著並不怎麼引人食慾的一隻鹵蛋。突然一抬頭瞧見了靠在車窗上望著他的。老頭很高興的抬起手來和他打招呼，另一手舉起了飯盒搖一搖。

他覺得他人一直往下沉，墮入一個無底的深淵。而周遭景物都相對的往上昇，昇……。老者的笑容越來越模糊，周遭的東西也都陷入一片矇矓。他終於號淘大哭了起來。

他哭著。山山人停止了閒聊，司機煞住了車子，少婦放下孩子，人都攙了上來。可是他還是哭著。

